

作家访谈

作家
阿来



著名作家阿来以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奠定了自己的文学地位,近日,阿来在伦敦书展所作的演讲称:已经三年多没有创作小说了,而新近出版的《草木的理想国》则以纪实的手法,记录了他眼中成都的花木,引人关注。作为曾经是《科幻世界》杂志主编的阿来,他的书写肯定不是纯粹科普意义上的观察与书写,他在书的序中写道,这是一次反思,引领我们检视自己置身其中的环境。

爱成都是因为它文化

海南周刊:《草木的理想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4月)中,您提出,如果我们对周遭的环境不熟悉,我们将会遭受到什么?您觉得人与自然、环境应该是怎样的相处之道?

阿来:在这本书中,我的努力是把一些常见的文章的区隔打通,具体而言,就是把科普的,游历的,城市人文这几者原本互不交集的书写融为一炉。用这样一种方式,切入一个城市的历史与文化性格。

中国人都有宏大的关于爱的宣言,爱国家,爱民族,爱自己所出生或生活的城市或乡村。但这种热爱在各种表达中又稍嫌空洞,说了爱,但不说爱的理由。我想,爱是需要理由的,没有理由就是显出空洞与虚假。而理由不需要深入的认知。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能反对别人轻易说爱,但我不会容许自己这么干。

海南周刊:您在成都已经生活了十多年,毫无疑问您是热爱这座城市的,大部分人都说喜欢成都,因为成都的生活很舒适,让人很享受。对您而言,如果离开了物质层面上的理由,那对这个城市的喜爱还在不在?

阿来:我是1996年从阿坝来到成都工作生活。起初,我也无非是觉得,对一个写作者,相对我老家来说,成都是更有机会的地方。那时,大家都说,成都是可爱的。因为其休闲,节奏比较慢一点,城市中好多茶馆,围着城市还有好多农家乐。但我觉得,一个城市有这样一些特征固然有其可爱之处,但如果只有这个,这个城市也可能让我厌弃。

我喜欢这个城市,融入这个城市,是因为现在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一些人,和过去生活在这个城市,书写并表达了这个城市的那些人。因为这些书写,这个城市才具有了审美上的价值。是的,喜欢这个城市是因为它的文化,因为这个城市有文化的历史。

对于没有历史文化底蕴,没有自然因素的城市,我是无法喜欢的。如果是我,惟一的可能就是离开它。

草木把我们带到一个美的世界

海南周刊:当下,大部分人都处于钢筋水泥铸成的高楼大厦中,对于这些花草草,鲜有时间去观察,可能太多的琐事充斥着工作之外的休闲时间,对于这部分上班族,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让他们充分吸收自然环境的氧气呢?

阿来:其实,一个人是可以没有那么多琐事的,只要你不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那些复杂曲折处过于热衷或曲从,你就可以获得解放,你就会有属于自己的时间。你就可以读一点有关审美的文字,看看周围的事物呈现的自然之美。在我的经验中,美,对于人心灵的净化与提升是非常直接有力的。因此之故,我觉得一朵艳阳下的花,一株风中摇曳的树,所作的无言宣示,对我们心境安好的作用,比这个时代好多精神导师,或者心理咨询师的效果更鲜明,更健康,也更加自然而然。

海南周刊:您对观察和记录植物上瘾已经好些年了,不仅在其中自得其乐,更要往植物王国里继续深入,请问您从中得到的是怎样一种乐趣?

阿来:我对植物的观察与记录,主要还是在青藏高原,那是在寻访地方文化,人生故事,欣赏自然地理之余的一种调剂。前不久,我刚从阿坝州黑水县一个开放不久的叫达古冰川的景区回来,去



《草木的理想国》封面

《草木的理想国》：
阿来的另类观察

文 / 海南日报记者 蔡葩

那里,上到五千米的雪山,再下到峡谷中的村落听老者的故事,然后,顺路拍摄观赏那些植物。

植物不是自己生长在那里,开花结果。植物也同时和人发生关系,被人利用,被人引种,被人观赏,把这些方面发掘出来,就是一种文化。顺便说一句,今天谈文化,太浮光掠影,太注重于那些表面的符号化的东西了。我想,植物会把我带入它们自己的世界,它们的生命秘密世界,同时,也把我带到一个美的世界,一个有人活动其中的,文化意味悠长深厚的世界。

海南周刊:您认为眼睛该是一个不能忽略的重要感官,因为它在看见美好的时候,还可以让我们反省生活中不可避免的那么多粗陋,可以引导我们稍稍向着高一点的层面。这能不能说是您向成都这座城市表达情感的方式?而您所说的“高一点的层面”,可以理解为相对于物质层面的精神层面吗?

阿来:首先还是物质层面。

物质层面也有很多美好,只是我们容易视而不见。比如说,这本书中写到的那些植物,它们是那么美丽自在,每天都陪伴在我们的身边,但对大多数人,甚至对曾经的我来说,仅仅叫出它们的名字,都是一个巨大的困难。

然后,只要我们具有一种在物质世界的事物身上发现美的愿望,就能习得这种能力,这种欣赏自然就会把人从物质的层面上升到精神的层面。审美的对象是物质的,审美的过程却是精神的。

海南周刊:您在书里记录了21种不同的植物,您最喜欢的是哪一种呢?为什么?

阿来:即便它们不是敏感的,容易心生嫉妒的美女,我的回答还是,都喜欢。

海南周刊:您在书中写到成都城中许多美丽的本土植物,它们不仅扎根于自然生境,更深植于这个城市的历史记忆中。如今,这些本土植物却被越来越多的引进植物分隔得七零八落,甚至难得见到它们成规模的景象。您在书中记录的这些,其实也反映出当下城市建设中的许多普遍问题。针对这一社会现象,您有没有好的建议呢?

阿来:我的建议很简单,引进外来植物要有节制,不要大大地改变由本土植物构成的景观。我举一个例子,槐花,也是深植于中国土地和文化中的一种开花植物。这一次,我就没有机会写它。成都有几条以槐树命名的街道,但现在,在这样的街上,已经看不到像样的槐树了。不过,如果这本书有机会重版,我会再写几种植物进去,槐就是其中之一。

散文随笔写作是一种调剂

海南周刊:您自己创作了那么多作品,有没有特别想写而未写的?近来您写的多是随笔散文,接下来的创作中,您是否还会继续小说的创作?

阿来:当然,小说创作还是一个小说家的主业,散文随笔写作,其实是小说创作之间的一种调剂。

海南周刊:您在书中提到梭罗的《瓦尔登湖》,特别是其鲜为人知的《种子的信仰》和《野果》,那么,您创作《草木的理想国》是否受到这些书的影响呢?您对梭罗的书又有哪些独特的理解呢?

阿来:美国人,在梭罗他们那个时代,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自然文学。不止是梭罗一个人,是一批作家,一批实践家,一批社会活动家。他们观察自然与荒野,追踪动植物的生命轨迹,改变了人们对于自然界的态度。这些人,也是环保主义思想先驱。也是最早促成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建立的人。我对他们深怀崇敬。

读书札记

《国学源典正解·道德经正义》：
通俗化诠释国学经典

文 / 本刊特约撰稿 余正斌

最近,曹和标先生以他的新著《国学源典正解:道德经正义》(四川师范大学电子出版社)赠我,开卷浅阅,即爱不释手。《国学源典正解:道德经正义》,通俗易懂,明白晓畅,以简单、生动、感性的故事诠释国学经典,将深奥的国学精髓浅显化,直指人心禅意,使读者从感观上了解上升到理性上认知。同时,为了进行更大程度的推广,曹和标又将《道德经正义》的诗歌体裁部分翻译了英语和日语版本。

短短几年间,曹和标利用工作之余,潜心著述,已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先后出版了《国学源典正解:曹和标诠释<老子>》、《国学源典正解:曹和标诠释<论语>密码》、《曹和标诠释道德经》(中英文版本)、《国学源典正解:道德经正义》4本个人专著。这是他刻苦用功,勤钻细研,厚积薄发的真实写照。

传统国学是中华文化之精髓。时下,“快餐”文化盛行,流行元素纷呈,传统国学越来越被边缘化,人们的思想越来越趋于物欲化、世俗化。对于这些现象,国人必须深思。而对于身为职业厨师、资深行政总厨的曹和标先生,我们理所应当对他长期志立于传统国学的传承和推广给予由衷的赞赏。

《国学源典正解:道德经正义》,主要分为道德经原文、注解、原文正义、故事集粹、故事要点解析等篇章。其中“注解”是曹和标对《道德经》原文的单字进行深度解析。“原文正义”则是曹和标予《道德经》原文的全面释义,内容精深缜密,思想逻辑及哲思寓意,清晰明了。其中的疏注资料皆取证于中国传统的国学经典《尚书》、《诗经》、《礼记》、《易经》、《春秋》,又兼用《尔雅》、《溢法》佐证,内容翔实可考,简明清晰。

庄周言庖丁解牛以神遇不以目视,所求者“道”,超越了技术本身,所追求的就是“师法自然”“神”之境界。对于传统国学“道”的内涵,曹和标有着深刻的领悟。正如他在《国学源典正解:道德经正义》中指出,“道,其实就是表述天地间自然界里一切自然事物所具有的自然性,也就是一切自然事物所应有的自然精神、自然特性、自然规律”。他同时认为,“如果世人一定要清晰了解,一切自然事物的无欲和有欲的作为之间,她们合理性的共性部分,那么,对于一切自然事物所具有的自然性,也就是自然性所代表的自然精神、自然规律和自然特性的理解,则是本身作为的第一要义”。“道”,说白了就是演绎着真理的自然性。

早在几年前,曹和标就应邀赴湖北省图书馆“名家讲坛”,作了《让中国传统国学研究回归正轨》的主旨演讲。期间,他旁征博引,论证了两千多年来对传统国学的一些误解、误读和误传。他的这种敢于挑战权威的治学精神,赢得学术界和文学圈内同仁的好评。

在传承和弘扬传统国学上,曹和标先生不仅主动为“误解”、“误传”的传统国学“正名”,还积极进行古文创作。他曾断言“世界将大同乎,世界将无同乎,道之无异之易也,惟我中国文化。”(选自《国学源典正解:道德经正义》附录)。我想,曹和标的果敢作为,为当下传统国学的传承和发扬提供了最积极的现实范例,希望更多的国人来坚守我们自己的文化家园和精神领地,为我中华文化发扬光大,走向世界,做出自己的贡献,也祝愿曹和标先生在弘扬传统国学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国学源典正解·道德经正义》封面